

## 獸醫

那天下午都快六點了，我帶着我家小狗曼巴去看獸醫約克醫生。

剛剛跟約克醫生通完電話，因為我突然發現小曼巴的腦門兒上有個小洞，洞裏有點黑黑的不知道什麼，有點像小蟲子的身體。我懷疑是蟬蟲，約克醫生說帶去診所看看，如果是蟬蟲還是需要及時清理乾淨的。

這是第二次見曼巴的獸醫，第一次是剛接曼巴回家帶牠去體檢打疫苗。匆匆忙忙見了一面，約克醫生對牠的名字很感興趣，說一隻小曼巴叫一條蛇的名字，有意思。因為黑曼巴就是一種劇毒眼鏡蛇的名字。

走到醫生診所面前，門口的長椅上已經有兩個人帶着他們的寵物在等待。一位看樣子是個日本女生，身邊有一個長方形的籠子，裏面好像有一隻白色的小貓。另一位是個鬍子不整、鞋也是破的，旁邊趴着一隻黑色的狗，看樣子應該是一位流浪漢。

隔着落地玻璃，我看到裏面的候診室裏是一位老太太，身邊的地上趴着一隻睡眼惺忪的鬥牛犬。正好約克醫生從裏面就診室的門走出來，送一個小貓病人和主人到門口，並且把老太太和鬥牛犬迎進去。我跟他揮揮手，他示意我在候診室等一下。

整個獸醫診所就只有約克醫生一個人。和其他很多獸醫診所不一樣，大部分的診所都配有一個負責安排就診、預約、接電話的前台工作人員，另外至少還有一位護士當就診助理。約克醫生一個人自己接電話，也沒有護士助理，實在就診

柏林漫言  
余逾

時需要有人搭個手幫個忙，往往這個人只能是寵物的主人。

因為是臨時打電話要求就診，也沒有提前預約，所以我必須等前面的寵物病人們全部先看完。不過能不需要預約就能看病在德國已經是「破例」

了，所以我也很耐心。我坐在那裏等了大約一個小時，看着白色小貓出來，又看到黑色大狗離開，只有那隻可憐的鬥牛犬回到了候診室打着點滴。

約克醫生看了看曼巴，立刻便斷定曼巴頭上的小黑點是蟬蟲鑽進去咬的。他讓我幫忙穩定住正在發抖的曼巴，然後他拿過消毒棉花和鑷子，動作利索地消毒、清理傷口、上藥，兩分鐘完成。趁約克醫生在電腦上輸入就診紀錄，我也抓緊時間問他需不需要把曼巴送狗狗學校。

約克醫生說我給你推薦一本書吧，網上也還有很多教學視頻，自己學的效果會比較好。因為送去狗狗學校，其實需要學習的還是狗主人。很多狗送去狗狗學校以後，在學校裏什麼都會什麼指令都聽，回家就都不管用了。自己學，不僅效果好還可以節約不少錢。

約克醫生確實很節約，不請前台不請護士，所有省下來的錢都減免給了病人，或者用在給流浪漢的寵物們義務醫治。

出門的時候，已經七點多鐘了，離他正常關門時間六點半已經過去了半個多小時。然而，他還在一邊收拾就診室，一邊陪著那隻打點滴的鬥牛犬。

暮色降臨，約克醫生診室的落地窗外，灑著一片金色的光。

## 春風萬里



市井萬象



近日，由中國社會經濟文化交流協會、香港文化體育旅遊協會主辦的「香港美術家、收藏家春風萬里書畫展」於香港上環文娛中心展

廳舉行。書畫展匯聚一百六十多件明代、清代及近現代名家書畫精品，以推廣文化藝術交流，弘揚中國文化藝術。

中新社

## 你想去哪兒旅遊

維港看雲  
郭一鳴

本周二（十月十一日）是日本開放外國遊客入境自由的第一天，電視台在機場採訪準備登機去日本旅遊的香港人，聽到記者說了一句：疫情被困「到了第三個秋天，香港人終於可以出去旅遊」，我的心「咯噔」了一下。「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古人用「三秋」形容漫長歲月，抗疫一役竟已打了三個春秋！自特區政府宣布九月二十六日起實施「0+3」防疫政策，取消實施近三年的旅客抵港後必須入住酒店隔離的措施，很多市民迫不及待準備外遊。日本是港人旅遊熱點，當天飛日本的所有航班差不多都爆滿，更有電視台記者隨同班機飛抵東京，第一時間跑到澀谷街頭，捉住遊客做訪問：「你感覺東京有變化？」

香港人太愛旅遊了，新冠疫情之前，港人每年旅遊總耗費約一千九百億港元，香港更憑全球旅遊消費額成為世界第十大市場，當中每人平均旅遊開支成為世界十大市場之首。大約在「閉關」抗疫一年之後，不少朋友就開始策劃，通關之後要去哪兒旅遊，一年、兩年、三年，終於等到告別隔離措施，可以像以前一樣自由外遊。前幾天一班老友飯局聚會，大家又談論疫後第一個旅遊目的地想去哪兒，J姐說準備和家人去泰國，P哥已報名參加十二月北海道旅行團，R兄要去意大利探望女兒，不過有點擔心俄烏衝突會不會影響當地電力和天然氣的供應。W兄說一直想去俄羅斯的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看看，但近日俄烏衝突升級，W兄還在猶豫去不去。

這個秋天，世衛說新冠疫情大流行快將結束，但世界已經回不到疫情之前，再回首已是百年身。我勸W兄：「俄羅斯富豪的遊艇停泊香港海域，美國佬就對特區政府說三道四，如果你這

個時候去一趟俄羅斯，在美國的房子和資產分鐘會被凍結」，W兄一聽，馬上說暫時不去俄羅斯，君子不立危牆之下。他想改去內地看風景，問有何推薦，我說有兩個地方一定要去，第一個是額濟納，這個季節去最美。

六年前，也是十月，筆者和幾個朋友在當地友人陪同下，從呼和浩特坐了一夜火車到位於內蒙古自治區西部的阿拉善盟額濟納旗，「旗」的建制相當於縣，內蒙古地大物博人稀，當地人介紹，額濟納面積十一萬四千多平方公里，相當於一百個香港，人口卻只有三萬多，但每年國慶節前後的旅遊旺季，從各地湧到額濟納的觀光客多達二十萬，遊客都是來看傳說中三千年不倒的胡楊林，當地有一句口號：「三千年的守候，只為你的到來」，一聽就有一種蕩氣回腸的感覺。走進秋天的額濟納，就像走進一個童話世界，一大片金黃燦爛的胡楊林，滿地金黃落葉，一切都古老而又充滿生機。遼遠蔚藍的蒼穹下，弱水流沙，歲月靜好，寧靜得可以傾聽三千年的風霜呼嘯而過。此情此景，畢生難忘。

額濟納除了有胡楊林，還有黑城（又稱黑水城）遺址，是古絲綢之路北

線上現存最完整、規模最宏大的一座古城遺址。該城建於公元九世紀西夏時期，曾經是西夏在西部的邊防要塞，蒙古鐵騎踏平西夏之後，黑城是元朝河套平原和河西走廊通往嶺北的驛站要道。明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年）明朝大將馮勝攻破黑城，據說後來黑水乾涸，變成一座廢城。直到上世紀初，俄國人科茲洛夫發現這座西夏古城遺址，發掘盜走了大批西夏文獻，英國人斯坦因聞訊而來，又帶走一批文獻資料。今天研究西夏的第一手資料來自黑水城文獻，但大部分不在中國人手裏。當日我們一行是下午去遊覽黑城遺址，夕陽西下，古城遺址的城垛、城塔巍然聳立，傲視大漠，眼前唯見孤城殘貌，耳邊猶聞鐵馬堅冰。

眾人聽得入神，我拿出儲存手機中的額濟納之行照片，眾人傳閱，無不心馳神往，希望早日通關起行。我也很想念額濟納的胡楊林。聽說為避免傳播疫情，各地民眾就地過節，今年國慶節黃金周內地各旅遊景點遊客銳減，九寨溝僅錄得二百一十一名遊客，依賴旅遊收入的額濟納，不知情況如何。W兄意猶未盡，問第二個推薦是處？我答：潮汕。美不美家鄉水嘛！眾人大笑。



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胡楊林。

新華社



路邊的紫茉莉。

作者供圖

## 紫茉莉

每天散步，會看到不同季節裏的花開花謝。前一段時間怒放的紫薇現已呈頹勢，而路邊的紫茉莉卻開得正歡。

一直不喜歡紫茉莉的紫，當然也就對紫茉莉無感。這是因為青春年少時，自以為什麼顏色都可以駕馭，曾買過一條紫色連衣裙，和紫茉莉的紫屬於同一色系。穿上後，卻總是覺得與自己氣質格格不入，襯得膚色變黑，而且顯得人也土氣。這時才明白，這種紫需要膚色極為白皙的人才能穿出高貴洋氣的感覺。

改變其實也就在一瞬間。前些天傍晚散步，忽然看到路邊的紫茉莉開得洋洋自得，一朵朵撐着紫色的小傘，在晚風中明艷動人。自信的人最美麗，自信的花最閃耀。於是，彎下腰仔細端詳。紫茉莉明明很美呢，紫色紫得濃淡相宜，恰到好處，不知以前的我對它們有什麼偏見。於是，每天路過花叢時，都上前多看幾眼。它們一般是晚上開花，早上把小傘都聚攏起來。

在我家鄉，紫茉莉有另一個名字：洗澡花。因為它開在夏天的傍晚，正好是小孩子洗澡時。以前父親曾在後陽台上種植此花，我們家夏天把餐桌搬到陽台上吃夜飯，花開得正是酣暢，朵朵小喇叭似乎吹響了開飯的號角，空氣中瀰漫着花香。所以，紫茉莉又有一個名字叫晚飯花。於是，我拍了幾張紫茉莉的照片發到朋友圈，問問朋友們，在他們那裏，這花叫什麼名。結果，大家說了很多好玩的名字。有的叫地雷花，因為花籽就像一顆顆小地雷。還有叫胭脂花，小時候當

如是我見  
梅莉

胭脂搽。有說叫脂粉豆，第一次聽說把花叫成豆的，朋友說是因為花籽像小黑豆，裏面是白色粉末狀，像胭脂粉。北方朋友說她那裏叫「懶老婆」，我覺得這種叫法可能因為紫茉莉是晚上開花，對應早晨開花的牽牛花名「勤娘子」之說。總之，紫茉莉的小名之多，令我大開眼界，可見，這是一種多麼尋常陌巷的花。幾乎人人小時候都與它打過交道。

前幾天颱風來襲，夜裏風雨大作，動靜嚇人。第二天清晨，特意去看望紫茉莉。一般來說，對於自己喜愛的植物，我就會對老友一樣惦記着。每次颱風過境，我守候過樹、關心過葱蘭。結果，看到紫茉莉被一夜颱風摧殘得不成樣子，倒伏在地，花托全部緊緊收攏着。心想，這下完了，紫茉莉傷筋動骨，大概壯烈犧牲了吧。記得去年的颱風曾颯倒幾棵大樹，人工扶起來後還是死掉了兩棵。大樹尚且都如此，何況這纖細的小紫茉莉呢。

但是，植物強大的生命力遠遠超出人類的想像。紫茉莉只倒伏了一天，人類過葱蘭。結果，看到紫茉莉被一夜颱風摧殘得不成樣子，倒伏在地，花托全部緊緊收攏着。心想，這下完了，紫茉莉傷筋動骨，大概壯烈犧牲了吧。記得去年的颱風曾颯倒幾棵大樹，人工扶起來後還是死掉了兩棵。大樹尚且都如此，何況這纖細的小紫茉莉呢。

植物的生存智慧令我刮目相看。每種植物都開着自己的花，沒有模仿誰取悅誰，它們與高寒烈地開着，想早晨開就早晨開，想晚上開就晚上開，自信於自己獨一無二的美。風雨來襲，先臥下保命；陽光重現，瞬間復活。以至於現在每天看見紫茉莉盛開的樣子，都忍不住想誇一句：「幹得漂亮！」

HK人與事  
朱昌文

中心音樂廳欣賞香港中樂團建團四十五周年音樂會。「音樂盛宴」一場接一場，對一個音樂愛好者來說，真是樂何如之？

香港中樂團這次舉辦的一連兩晚兩場音樂會，取名「聲聲不息」，寓意音樂發展一條長流不息的河流，由古至今，綿延不斷。正如樂團藝術總監兼終身指揮團惠昌所說，一九七七年十月，香港中樂團於香港大會堂舉行首次職業演出，至今經歷了四十五個寒暑，演出無數，藝縱處處，輝煌成就獲得海內外人士廣泛認可。除了演奏傳統樂曲外，樂團廣納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作曲家創作的樂曲，同時積極委約本地青年作曲家創作新曲和編曲，樹立及推動中國音樂藝術風格傳承與發展。

這兩場音樂會節目十分豐富，我聽的第一場節目包括：由閻惠昌指揮、吳大江作曲的《綠》，香港中樂團委編和首演的《廣東音樂聯奏》，由余詠科與蔡雅絲夫妻檔的箏與樂隊合奏《漁舟唱晚》主題隨想

## 動聽的環保琴音

曲》，顧嘉輝作曲的《萬水千山縱橫》，江南絲竹合奏《歡樂歌》，女聲吟唱《杏花影》，琵琶與樂隊合奏《霸王卸甲》，以及壓軸由譚寶碩繪寫書畫與樂隊合奏的《故都風情》等，都是洋溢着濃厚中國民族風味的作品，悅耳動聽不在話下，整體演奏技巧臻於甚高的專業水平，贏來掌聲不斷。

樂器種類齊全，是香港中樂團演奏作品出色的重要因素之一。筆者留意到，當晚最多樂手演奏的樂器是胡琴類，包括二胡、高胡、中胡、革胡等。事實上，在中國民族樂團近幾十年的發展歷史中，胡琴一直是樂團的靈魂。然而，傳統胡琴的琴面都是以蟒蛇皮所製。據香港中樂團樂器研究改革主任阮仕春估計，現時中國每年生產超過五十萬把胡琴，以一條四公尺長的蟒蛇約可做十二把胡琴來計算，每年要殺六萬條蟒蛇。

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蟒蛇逐步被視為受保護動物，不少國家禁止蟒蛇製品入境。阮仕春說，當時的香港中樂團每到外地表演，常常被外國海關人員質疑他們的樂器所用的物料，情況十分尷尬。而蟒蛇皮是天然長成，會因天氣變化而隨時改變其獨特優美的音色。香港中樂團要在世界各地演出，樂器音色改變非演奏技術所能解決，面對以上種種問題，要優化樂器表現力已經成為急不及待的事。

有志於推廣中樂的香港中樂團，在藝術總監閻惠昌的倡議及帶領下，由二〇〇四年起開始研發改革樂器，當時的柳琴首席阮仕春調任負責樂器研究改革，他在研發過程中曾經試驗用豬皮和羊皮等製成琴面，結果全都失敗。於是他轉而尋找合適的人造纖維皮，經過四年時間不斷的嘗試，結合樂器結構的改革，最終發現了環保PET聚酯薄膜最能保持原音，取代以往常用的蟒蛇皮，並成功研製出環保高胡、二胡、中胡、革胡及低音革胡。同時，香港中樂團亦改良了共鳴箱的設計，令新物料不但保留了原有音色，更擴大了音量。

香港中樂團成為全球唯一擁有自己製作拉弦樂器的一個樂團。環保胡琴的研製成功，令香港中樂團的交響樂演奏更上一層樓，並且也減少殺害蟒蛇，得到各界讚許。二〇一二年環保胡琴更獲中國「第四屆文化部創新獎」。經過十多年的繼續研發改良，到二〇一九年，環保胡琴進入第三代，演出場次邁向一千五百場。環保胡琴有助香港中樂團到世界各地推廣中樂，並且影響了其他中樂樂團，近年上海音樂學院、中國音樂學院等都用了環保胡琴。

我在文化中心音樂廳看到和聽到香港中樂團一眾樂手演奏自家研發的環保胡琴，想到這是香港音樂人努力的成果，因而覺得琴音特別悅耳動聽。